

Julio Cortázar : CUENTOS COMPLETOS I

被占的宅子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I——

南海出版公司

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 I

被占的宅子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著

陶玉平 李静 莫娅妮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占的宅子 : 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 . 1 /
(阿根廷) 科塔萨尔著 ; 陶玉平 , 李静 , 莫娅妮译 .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 2017.3
ISBN 978-7-5442-6283-5

I . ①被… II . ①科… ②陶… ③李… ④莫…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阿根廷 - 现代 IV . ① 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48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4-132

CUENTOS COMPLETOS by JULIO CORTÁZAR
© JULIO CORTÁZAR, 1945,1951,1956, and Heirs of JULIO CORTÁZAR
All Rights Reserved.

被占的宅子：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 1

[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陶玉平 李静 莫娅妮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郑小希 陈 蒙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67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283-5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Contents

彼岸 陶玉平 / 译

抄袭与翻译

- 一 吸血鬼的儿子 / 8
- 二 越长越大的手 / 13
- 三 德莉亚，来电话了 / 23
- 四 雷米午睡正酣 / 33
- 五 谜 / 37

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

- 一 从夜间归来 / 46
- 二 女巫 / 57
- 三 搬家 / 68
- 四 遥远的镜子 / 80

天文学绪论

- 一 论行星间的对称 / 92
- 二 星星清洁者 / 95
- 三 海洋学短训班 / 100
- 四 手的季节 / 105

动物寓言集 李静 / 译

- 被占的宅子 / 113
-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 119
- 远方的女人 / 129
- 公共汽车 / 140
- 剧烈头痛 / 151
- 奸诈的女人 / 164
- 天堂之门 / 181
- 动物寓言集 / 195

游戏的终结 莫娅妮 / 译

- I
- 公园续幕 / 216
- 怪不得别人 / 218
- 河 / 223
- 毒药 / 227
- 暗门 / 242
- 迈那得斯之夜 / 251

II

-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 / 268
一朵黄花 / 278
饭后 / 286
乐队 / 296
朋友 / 302
动机 / 304
小公牛 / 312

III

- 水底故事 / 324
午餐过后 / 331
美西螈 / 341
夜，仰面朝天 / 348
游戏的终结 / 358

彼

岸



陶玉平 / 译

我们在这里，像在原野上受黑暗包围，
受斗争和逃遁惊扰得没有一片净土，
处处是无知的军队在黑夜里冲突。

——马修·阿诺德^①
《多佛海滨》^②

①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外，均为译注。)

②引文原文为英语，此处采用了卞之琳译本。

献给喜欢这些故事的帕科

这些故事是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间时断时续地写成的，今天我把它们收集起来，是为了顺便看一看，它们脆弱不堪的结构，是否可以为这一束用柳条编织的劝诫故事增加些许光彩。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也许值得把它们装订在一起，因为每当你对某一页感到失望时，就会产生阅读下一页的愿望。

我把这些纸页集结成书只是为了结束一个阶段，好独自去面对另一个道德不至于如此败坏的阶段。书出一本就少一本，也就离最后期望之中十全十美的顶峰之作更近了一步。

一九四五年，于门多萨^①

①阿根廷中西部城市，建于 16 世纪，现为门多萨省首府。

抄袭与翻译

一 吸血鬼的儿子

也许所有的鬼魂都知道，杜孤·凡是个吸血鬼。他们倒不是怕他，只是每当夜半三更他从坟墓里飘然而出，进古堡去寻找他心爱的吃食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他让出通道。

杜孤·凡长了一副不讨人喜欢的面孔。说起来，他于一〇六〇年死于一个小孩之手，那孩子带着投石器，名字也叫作大卫。自打那时起，他吸了那么多的血，加上棺材板又常年泡在水里，他暗淡无光的肤色里已经隐隐渗进了木板的颜色。他脸上唯一还带点儿生气的就是那双眼睛。此刻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宛达女士，她正躺在从小睡到大的床上，熟睡得像个婴儿。

杜孤·凡无声无息地行走着。生与死在他心中交织，最终变成了非人的残忍习性。他是吸血鬼，一身深蓝色的装裹，总是给所到之处悄无声息地带去一股变了味儿的香气。他在古堡的一条条走廊里穿行，寻找着身上有血的活物。倘若当时就有制冷设备，他一定会

被气得半死。仿佛预感到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宛达女士睡觉的时候用一只手挡在眼前。她就像是一件温馨可人的珍宝，一片亲切宜人的绿草地，一尊女神的雕像。

杜孤·凡有个值得称颂的习惯：他行动之前总是不假思索。这会儿，他站在床前，轻轻地用已经腐朽不堪的手褪下这尊有节奏起伏的雕像身上的衣裳，吸血的渴望顿时消退得一干二净。

吸血鬼也会恋爱，这在以往的传说中闻所未闻。倘若他事先能仔细想一想，他那与生俱来的习性自然会让他在爱情的边缘幡然止步：爱情终究不如去吸上点儿干干净净、生机勃勃的鲜血来得要緊。可宛达女士对他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盘可口的点心。他们两具身体之间原本被饥饿阻隔，这空间，一下子，张张扬扬地，被她的美貌填得满满当当。

没有丝毫的恍惚，杜孤·凡带着巨大的贪婪投入到这场爱情之中。宛达女士从梦中猛然惊醒，被眼前景象吓得忘记了自卫。半是梦境半是昏厥之间，她像夜里一道洁白的光线，落入了情人的手心。

事实上，天快亮的时候，吸血鬼在离开之前，天性使然，还是忍不住在这个昏迷过去的卡斯蒂利亚女人肩上略微吸了一点儿血。事后回想时，杜孤·凡这么对自己解释道：对于昏厥过去的人来说，放点儿血是会有好处的。和所有人一样，他的思维比起他的本能行为总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

古堡里召开了一次会诊，鉴定结果不太妙，人们还举行了驱邪和诅咒活动，此外还请来一名英国护士，人称威尔金逊小姐，她喝起杜松子酒来就跟喝水一样。宛达女士在生死之间挣扎了很长时间

(原文如此)。有人说这是一场做得太过逼真的噩梦，但在某些有目共睹的证据面前，这个假说不攻自破。等了一段时间，她确信无疑，自己肯定是怀孕了。

紧锁的大门使得杜孤·凡的一切企图都落了空。现在这个吸血鬼只能在孩子和绵羊身上找吃的，最恶心的是他有时候还得从猪身上吸血。但和宛达女士的血比起来，所有别的血液都像是凉开水。即便是吸血鬼的秉性也无法阻止他去做一种简单的联想，去回想起那血液的滋味，在那血液里，他的舌头曾像一条鱼那样有滋有味地游弋。

白天，他的坟墓毫不通融，他必须等到鸡叫才能出来，肚子里饿得发慌，浑身的骨头就像是散了架一样。他再也没有见过宛达女士，一次又一次地任由步伐把自己带向那条走廊，可每一次都不得不在那把黄灿灿的大锁前停下脚步。杜孤·凡在精神上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有几次，他躺在他那阴暗潮湿的石头墓穴里想，也许宛达女士会给他生一个儿子。这时心中的爱情比肚子里的饥饿更让他煎熬。他甚至狂热地梦想自己回去把锁砸烂，把她抢出来，然后建造一个供两人使用的宽敞一些的新坟墓。他身上显出了打摆子的症状。

在宛达女士的身体里，孩子一点一点地长大。一天下午，威尔金逊小姐听见女主人在大喊大叫，见到她的时候，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情伤感。她隔着绸缎一下下敲着自己的肚子，嘴里说着：

“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像他爸爸。”

吸血鬼也是会死的(不难想象，想到这一点他就心生恐惧)，杜孤·凡命悬一线，但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和他一样机敏锐，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